

如是我聞

便是夜來，窗外有輕風起，吹的飄紗如薄霧，外頭霧反如紗，您坐在床畔，紗簾翻飛又像罩在霧裡，我撥開簾這廂見了，一切似乎又回到多年前那些夜裡，父子二人守在小小的房間，暗室無光，你說夜深也該睡，我便走過去掩上窗，隔斷霧氣在多年後半哄半脅迫慰你上床，小時我總由那頭翻身，上床現在你由這邊，擺渡於時光兩端我們現今都已老，對面相視一如隔世。我說夜深也該睡，您閉上眼手猶然固執拉著我的衣袖，時間過了許久，如今你越活越倒退，強像個孩兒，而我則逐步盛就要衰，我輕拍您的手臂，對的現在輪到我對您說了。

古早古早以前，有一個薛平貴……

故事是這樣開頭，像我們渡過的那些經年，一旦發生便倏忽過了，再回首冠上的時間定位詞總是「以前」，這麼說來，薛平貴也許活在距我們不很久的以前，誰能說得準兒呢？您那個年代愛極了的歌仔戲如今又在有線頻道上重播放映，望月詞廣東怨七字都馬調，女子男裝下馬唱聲喏，抱拳施禮道小生這廂有請了，之後插播活血藥丸養腎茶廣告，很奇怪的是，電視機這頭的您已老去，而那裡面薛平貴仍是您深深注視並為之著迷的二三十，依然那麼龍精虎猛力平西涼智服代戰，此刻按照電視上劇集進度薛平貴猶然在返鄉的路上，留您一個人拖戈卸甲，跑在時間洪流之後像是跟不上部隊移防的小兵，乍看之下反令人錯疑，彷彿這般蒼老的你才是薛平貴的「從前」，你看著薛平貴半生征塵看我長大，而我現在不再

長，薛平貴人生猶停鏡在邊關那段懸而未決，你卻已來到人生的劇末。薛平貴單騎縱馬與代戰公主相鬥，你獨坐電視機前才一會兒便覺目茫耳鳴，背骨痠疼如遭劍穿，不得以敗下陣來。於是你從時間的前線上告老，生活圈子越老越小，外頭這麼大管不了囉，就讓西涼兵去亂吧！盛年時闊氣吃四方的氣魄都收起，徒守著這小小的碉堡我倆的家，隨著時間一節節一秒秒的失陷，最終也只能飲馬床邊，無聲宣告能巡防的不過就這方寸若干，大局底定，我們活在戰場之後飄漲未落的餘塵中。

薛平貴後來到底怎麼了呢？

我總在夜暗時返家，您的房裡昏濛濛留一盞燈，主帥帳中獨坐挑燈看劍，房間壁上懸掛您滿滿光榮的從前，證照獎牌與名流們團團排坐的大頭照標記您人生大半段戰功，我敲敲房門叩稟元帥，您永遠的小兵回來了，指節扣擊，鼓點輕敲好半天您才意會到我的登場，一推眼鏡向我望來，但我分明由您渙散的眼神發覺那濛濛漲如大霧的疑惑，來將是誰？吾身安在何方？非要等我輕喚您的名方才能換幕演到下一橋段，而金劍已沉埋，薛平貴老矣，我們在交換生活那無可詮述的情報之後，您說您都明白了，但我知道您只能明白，而卻無能為力，事實上在時間之前，誰又能真正勝出呢？

我能為您作的便是如此，為你嚴嚴實實蓋好被子，擺開鐵桶陣守的風不能侵寒不能沁，之後熄燈關火，您此時定為乍然而降的黑幕擔憂，舉目無月無星，四野蒼茫難以辨物，房間裡影動簾飛猶如伏兵在側，我守在床沿，元帥帳沿虎目圓張一撚冠翎，您說，給我說說薛平貴的事吧。今天演到哪了呢？我一拍手雙掌攤開，雙目定睛瞳珠這麼一溜一轉，啟唇抵齒就要唱道。

夜風窗外颯颯，洗街車呼嘯排氣管震動如金器交鳴，而我言說，唇齒闔動便是萬千兵馬嘯湧而出，虛空中揮手如揚馬鞭，我說我父別怕，薛平貴就要上場了！然後窗外滴瀝瀝下起了雨，黑暗裡像有看不

見的馬蹄爭踏兵戈交鋒，有詭譎的情節轉折和熟悉的人物上場下場，而你漸漸靠近夢的邊關，睡眠的大霧一如窗邊紗簾垂罩，我從您逐漸幽緩的吐息裡，探得知一絲平和的訊息，想你夜裡好夢一床，有金甲神兵護衛，薛平貴猶縱馬於黃沙滾滾的道上，而我在您身邊，那便無驚無擾，烽煙都熄。

我說薛平貴告辭王三姐，騎紅鬃烈馬遠征西涼。

我說西涼精兵萬千，猶有代戰公主悍勇能武，故事總能在兩方對抗正邪消長間再掀高潮。

我說明天同一時間繼續觀賞。

我父，我多麼想在您未睜去而神智一如昔時清明時向你吐露，事實上，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一齣歌仔戲！老戲重播總在午後時段，那時我在真實世界的戰場上一搏生死，無暇馳援電視機裡的薛平貴，我所認識的薛平貴，其實不比認識你還多，也許您對我而言，一如戲裡的薛平貴，他演自己的角色而您必須則扮演我父，那便是你們的宿命，無可逃避，只是薛平貴軋戲超時劇集拖的再長，總有大結局的那天，而你無疑敬業多了，人家演出一日半小時，每週一至週五同一時段，而你則與時間短兵相接，連續劇那樣日日演出，文武戲連場聽不到收兵鳴金聲。

只要那結局不來，薛平貴便能永遠活躍於戰場上吧！我這樣想，於是夜夜您床沿總烽火連天，我現在開始同情起薛平貴了，他不再是戲劇中的角色平板死硬，我照料他生編排他遇險，但又要小心翼翼維護避免他真的退場說再見，那就好像當我這樣大了，忽然之間，似乎便能諒解我們半生對立那些恩怨怨。您那一如主帥爆怒的情緒和種種嚴苛軍規，暗夜裡突擊或是兩方不死不休的消耗戰。我想我們這一生真像部戲啊，您是人生正好的薛平貴，我則是暗裡蓄勢待長的西涼一方，故事裡我們總是互有勝敗，您勝的多了我贏的少，但您終將告老我則越加精壯，時間是鐘擺有一天終會向我這方靠攏，這終究只是

像而並非戲，所以戲裡的薛平貴能在生命最好的一刻鳴金收兵，再後來誰都不知他怎麼了，而我們的人生則必須繼續過下去，交戰多年的我們如今握手言和，我守著你依著我，薛平貴娶了代戰公主，而您則是我父，我終要跨上自己的紅鬃烈馬去對抗更遠大的什麼。

但我願意為您說故事。來不及收看歌仔戲，那我便說說屬於我自己版本的薛平貴吧！我說薛平貴領軍，和副將大明、三將珍珠、四將阿丁與末將阿龍結義金蘭，他們一起對抗西涼惡魔黨保家衛國，每一晚上您床沿演出，爭霸戰總是由西涼國推出新陣型新兵器，之後大軍壓境眼看要毀滅中原，薛平貴歷遍堅難並在故事最後數分鐘，用火鳥神功拯救中原作結。有時我疑惑您是否聽得出來，這樣的劇情真的典雅適合以歌仔戲扮姿弄舞提嗓傳唱嗎？也許您覺得人生便是如此，誰又知道薛平貴那時如何征西涼救中原呢？便就由得人編吧！也許您根本不在意故事內容，只要夜暗裡有猛將薛平貴，有自家孩兒護守床邊，那人生便不用苛求太多。

於是遠古戰場上，薛平貴被翻寫了多次的人生彷彿真的添入我這一段，小飛俠大戰惡魔黨，我未能親歷卻若親見，如是我聞。

我在您枕畔細述，如是我聞，薛平貴征西涼天長又地久，但如果能將時空倒回，王三姐繡樓上繡球以慢動作沿著拋物線軌跡反轉回到她那時柔嫩的掌中，倒回，那時您還沒老我猶幼，電視機泛起雜訊仍是薛平貴與王寶釧首播，您還記得否，這故事是您先對我說的喔！我父，彼時夜深，相同的場景迥異的場面調度，薛平貴征西的史前史，門一推時光豁然貫通您夜裡躡步進來，紗簾翻掀故事又過去一頁，你掩上窗隔斷一日征塵在外，舞台清場，馬上英豪不見徒剩下一年輕父親，而我是怕黑的孩子，您說夜深也該睡，時光的原點您揭被鋪好枕頭，孩子涉水欲渡由這頭上了床，您熄了燈滿室儘是乖張欲動的暗影。

我輕喚您，閉上眼固執拉著您的手，於是您坐在床沿，半哄半慰，鐵漢也有柔情時，我說，給我說說科學小飛俠的故事吧。今天演到哪了呢？您手一揮，以一號鐵雄變身的姿勢挺臂伸腰，暗裡眼神有光，火鳥功那樣明亮，一室黑影棱角兇猛如要竄出都被你擋下，你說別怕，科學小飛俠就要登場了。

您說，一號鐵雄告別三號寶釧，遠征西涼。

您說小飛俠會在最後使出紅鬃烈馬功，打敗西涼鳴金收兵。

您說欲知後事如何請待下回分曉。

那時候我猶不覺，渾然未察小飛俠怎麼總是匹馬單騎，一個人面對險惡的世界，科技如此先進卻還揮刀用劍，雷射光收起槍都不開便擊敗萬惡魁首拯救世界。

我父啊，要到多年後復古風潮鋪天罩地而來，當我開啟電視想一睹你那故事中人廬山真面目，螢幕上鐵雄率著小飛俠們集體對抗惡魔黨，合力使出火鳥功的那剎，我始明白，我那個以敘述和故事對抗黑暗與睡眠的美好年代，是由您一手打造的。

那便是我們人生的版本了。我們無非用所僅有所相信的方式去愛彼此。以此言愛，以此為名。

故事說了又說，夜裡對著您絮絮說著，科學小飛俠情節早用盡，我只好將自己的人生編排進入故事中，是故您所聆聽，薛平貴越來越不英勇，他除了對抗西涼惡魔黨之外，真實人生裡還有更多令他頭疼催他老的事物，上有催命的頭頭皇上，過三關要繳回數票不然紅鬃烈馬也會被開罰單，科學小飛俠故事早已無所說而我的大人生正波瀾，現在您聽的是科學小飛俠，您聽的其實是我。我想我父，日子如斯細瑣無味，我的故事添入生活後不見得便有趣，您為何從來不言呢？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版本的故事？是電視

上原班人馬的薛平貴與王寶釵，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小飛俠版薛平貴，或是我這臨時演員警警扭扭又如何添水加料都不地道的一生？我這樣任性的修改故事耍花腔調轉馬頭，您怎麼忍心讓薛平貴在他所陌生的故事裡戰鬥呢？

那已經是我的故事了。我想，就好像我回憶起幼時那段，你是不是也將您的生活放進科學小飛俠故事裡，您離開我母，和王寶釵的分離，而螢幕裏薛平貴迎取代戰，結局時抱得雙美歸，真實人生裡你恐怕演不到那一段，代戰猶遠，我們都困在某一段故事橋段的迴圈中出不去，於是我們最後說的，其實都不是別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的，我們的，我的。

夜又深，時光破風翻紗滾捲著，我想像在那麼多版本的那麼多個故事中，也許有那麼一刻，我們這兩個說故事的人在時間一角相遇了，暫時按下暫停鍵，六軍不發，惡魔黨懸空的炮火當頭阻下，您在那端上了床我由這兒，我們挨著肩彼此以體溫溫暖對方，像冰窟裡的一對海豹，我們彼此都知道，寒夜怕是不會過去的，但不行喔，我告訴自己，故事不能結束，就算故事外的人生是這樣殘酷不堪敘述的，就算故事繼續說而黑暗仍不會停止將大規模覆蓋而下，我仍然必須將故事說下去，我要您永遠記得我，我想，在您最困苦的時候，我希望您能記得這樣悠緩如銀箔發光的美好時刻，那之後無論時間如何大舉興兵來犯，無論我們退守到生命如何憂傷破敗的角落，我們能都在故事被塗黑的一角，想起曾經並且在願意在黑暗中相陪，為對方說故事的另外一個人。

像從夢裡深深不能探及的暗角，有誰策馬喀噠而來，正摘袖唱道，我身騎白馬過三關，改換素衣回中原。